

当代农村的局外体验

问故乡

王兆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问故乡

王兆军 著

当代农村的局外体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故乡/王兆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10080-4

I. ①问…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815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80-4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幼稚的人大都不自量力，譬如我。

五年前，一个春色明媚的黄昏，当我开车行经临沂的滨河大道时，不经意间回眸一瞥，那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竟让我心头一震：啊，这就是那个曾经土里土气、灰眉糊眼、死气沉沉的故乡小城吗？天际线那边，丛生的高楼在彩云的背景上显示着俊美的剪影，步态悠闲的人们在河滨小径上散步，辽阔水面上波光闪耀、渔舟静卧，这情景看上去如同海市蜃楼。于是我自问：从前那条青苔拖曳、木栅朽烂、摇摇欲坠的水漫桥呢？从前那长满水蓼芦荻的渡口呢？从前那些垂着沉沉头颅，艰难爬坡的拉水拉沙的地排车呢？都没了，就连零星儿残迹都没有留下！往昔一如梦幻，只给五十岁以上的人留下荒凉的记忆。

当时我的感觉就像突然发现邻居家小女孩出挑成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样，惊诧也欣喜。尽管我是个对世事多有挑剔的人，此时也得承认，这里——我的故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并非完全出于偏爱，事实就是如此。多年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当他站在纽约的东河大桥上回看曼哈顿城区时，那情景让他禁不住惊叹人类竟能创造出如此壮美的风景。没想到，我在故乡的沂河大桥上发现了类似的微型拷贝。不论你是否喜欢这里的全部，不论你是个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必须承认：这巨大的变化令人惊异。

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临沂城不是今天才有的，临沂人的生理基因一如亘古，临沂的土地还是东夷人曾经耕耘过的黑土黄土，沂河还是孔子洗过澡的那条河，三千年来兴衰轮回却步履蹒跚，为什么在“这一个”三十年里会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这巨大的财富不是云山雾罩的杜撰，而是有目共睹的存在！谁都有理由追问：是什么让三千年以来的临沂裹足不前，又是什么让这个三十年焕然一新？今天的临沂人并没有多出一个脑袋两只胳膊，沂河的黄沙也不曾一夜之间变成了金子，那么今天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论智慧，我们未必胜过诸葛亮（临沂阳都人）和刘洪（临沂蒙阴人，《九章算术》作者）；论刚毅英勇，我们未必超过颜真卿、颜杲卿兄弟（临沂费县人）和蒙恬（临沂蒙阴人）、左宝贵（临沂平邑人）；论才情，我们未必高出书圣王羲之（临沂南仁里人）。既如此，今日的辉煌何以来之？

于是，我想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探讨这个变化，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要弄清蝉虫是如何变成知了的。但问题随即而来，我不是学者，无法用数字和概念完成严谨的学术论证，我只能从田野调查、感性印象、个别故事、人物命运去记述身边那些斑驳陆离的见闻。我也没有纵览全国的能力，只能从一个“麻雀”的解剖中寻找古老难题的地区性解法。同时我也深知自己是个游子，也是个局外人，很多事非我亲历亲为，我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客观现实。故乡是一种无法推辞的禀赋，如同宿命。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精神的回归，也是一次文学的冒险。

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我把当事人的口述陆续整理出来，给它起了一个简朴而枯燥的名字：《天干集——千古执政难题与当代地区性解法》。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沉重而平俗的话题。我之所以不以俗为羞，是因为执政是一门关系到每个人切实利益的科学。历史的经验是一把实用而神秘的钥匙，它能够打开房门和百宝箱，也能将

我们锁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憋死。

然而，当我完成《天干集》的编写后，立即发现这里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些对宏观政策的表述虽然都是确曾发生的实践，但其所描述的成就和民间社会的实际并不完全吻合，有些问题没有涉及，有些弊端付诸阙如，有些危险逼人视听，而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于是我警告自己：你不能把一个片面的乡村拿给读者，弄不好就是欺骗，就是阿谀。乡村依然落后，那里还有很多无奈和哀伤，无助的人们还在煎熬着艰难的日子，甚至没有安全感。即便从文化角度讲，乡村也是破碎的。在历史大变动的今天，农民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享福，他们曾经被漠视，至今也还不是宠儿。

幸好，我的乡村生活并非全是耳闻，还有亲眼目睹的现实，许多活生生的故事为我的文字做着坚实的根据。乡亲们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进项开销，成为我这次写作的支柱。过去五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乡下最普通的房舍里度过的，这让我结识了许多草根朋友，在那些“把酒话桑麻”的聊天中，我领会到他们的痛楚，那里还有不能忽视的贫穷和艰辛，甚至还有残忍和不义。我把芸芸众生的生活境况如实地记录下来，将其整理成十二篇文字，名之为《地支集——当代中国农村的局外体验》。有了这部分做依靠，我有信心说：乡村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

这两个集子的内容是否相互矛盾？不是。这么说吧，它们都是客观存在，所有的记述都依据了事实，二者相互映照、相互注解，也相互平衡。公正地说，正是因为执政者在过去三十年中坚持了繁荣经济、改善民生、建设社会的理念，才有了今天的温饱和不甚平衡的富足。向使没有前者，乡村也许还在旧日的痛苦中挣扎；单靠自然经济的兴发，今日的乡村也许还在幽暗的荒径上踽踽而行。同样，如果无视后者的现实存在，就不可能发现曾经的瑕疵，也不可能在下步变革中

矫正脚步。美好与悲伤同在，眼下的弊端正是未来的着力处。视角不同，风景不同，各自都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就好比站在高处的人看见了阳光摇曳的树冠，在树下则是斑驳陆离的阴影婆娑。

《天干集》和《地支集》确有不同，前者是对三十年的总体回顾，后者则是对近五年民间生存的个别描述；前者多为耳闻，后者多为目睹；前者高屋建瓴口述历史，后者操劳生计忙碌繁琐；前者说的是基本的面，后者记录的是个别的点；前者讲述的是宏观努力，后者多为具体的人物命运；没有前者，难以认知当代社会的主流推动；无视后者，则无法全面感受乡村的下层现实。草根社会的生存实况既是对“耳闻”的注脚，也是一种修订和补充。

本书故意未将两部分内容分别存放，而是像苗木间作一样相互穿插，一篇天干一篇地支，这不是为了增加阅读的跳跃感，而是基于内容的需要：同时阅读二者，才能看出一个地区的发展脉络，也才能了解草根生活的现状。本书的语言风格很不统一，有的地方像论文，有的章节像散文，其中的人物故事则像短篇小说。

我得声明：所有这些见闻与述评都只是一个局外人的体验。我既是这里人，也不是这里人；我置身其中，但很难深入其内。即使最深切的悲悯也不足以理解当事人于万一，即使最完整的总结也难免挂一漏万。这里有尴尬和无奈，也有忌讳和躲闪，还有宿命般的爱。乡情如风，风中飘荡着邓丽君当年唱的那首歌：

问故乡，

问故乡是否别来无恙？

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

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

天干地支

- | | | | |
|-----|----------|--------------|-----|
| 001 | 变则通·甲卷 | 子集·龟驮城 | 001 |
| 027 | 分则活·乙卷 | 丑集·二叔四叔和老鼠爪子 | 027 |
| 057 | 青萍之末·丙卷 | 寅集·新事旧事 | 057 |
| 085 | 蒜薹事件·丁卷 | 卯集·众生相 | 085 |
| 117 | 西郊市场·戊卷 | 辰集·芦苇的坚守 | 117 |
| 149 | 向贫困宣战·己卷 | 巳集·浮世绘 | 149 |

天干地支

183	“死马”与“能人”·庚卷	午集：汤河见闻录	183
211	经营城市·辛卷	未集：父老乡亲	211
241	文明的彩拼图·壬卷	申集：静夜思	241
271	执政是一门科学·癸卷	酉集：生存状态	271
		戌集：草木摇落露为霜	305
		亥集：精神家园	337

后记 360

天干

甲卷

变则通 →

地支

子集 · 龟驮城

- 回老家
- 龟驮城
- 邻居们
- 祥子的愿望
- 没那么好



几个农民在闲聊。有人说：“临沂是个龟驮城，地下深处有一只神龟，那龟倘若一动弹，整个临沂城就得完蛋，一个也跑不了，现在盖的这些大楼都得塌。”

子集：龟驮城

回老家

2008年3月27日，和母亲一起回到老家。

我的老家在山东临沂，一个普通而平凡的村子。全村大约三千人，在当地算是个大村。居民既有千年土著也有明清移民，十几个姓氏，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十分复杂。解放前，该村土地宽广，但富人的资产规模并不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也很少，中农占了很大比例。在传统乡村，中农是相对优秀的阶层，他们对生活始终存在着希望，勤勉积极地过着日子，既不像极端贫困的人那样无路可走想三想四，也不像恶霸土豪那么贪婪无道。

该村曾有过酒店、油坊、纸坊、染坊及各种小食品作坊，也有集市和工夫市（即劳动力市场），还有京剧班、肘鼓子戏班、私塾、药铺、理发店、骡马大车店、铁匠铺子等，一应俱全，是个以农耕为生活方式的村落。解放后这里经过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

社教四清、农业学大寨等各种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曾饿死过不少人，“文革”中闹过两派，农民常年吃不饱穿不暖……历史的印记与各地乡村几无二致。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分田到户），农民过上了温饱的日子。此后取消人民公社，分田到户，单干了。近年来自由经济有所发展，有的人富了，更多的人依然清苦，大家过着自磨自食的小日子。每个男女都在努力着，暗地里有攀比也有嫉妒，更多的则是互助与协作，所以大面上都还过得去，社会矛盾不算很激烈，生活水平也在慢慢提高。

半个世纪以来，离开村庄的有工人、教师、干部、退役军官和大中专毕业生，他们的离开并非因为有多么高远的追求，只是不愿在乡下受苦，算不上远走高飞，更像是逃离。近年来有些人经商发了财移居城里，但其亲友大多还在乡下，节假日回去探望老人，都是匆匆而过。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机动车，半数人有了手机，许多青年会上网，小孩子玩电脑游戏，他们的父母用互联网联系生意。

上了年纪的农民大都还住在从前的老屋里，有些人将茅屋翻修为二层或三层小楼，为繁衍的子孙们做了新居。无论平房还是楼房，屋子里的摆设差不多还是先前的样子，好好的餐桌上铺着一块花里胡哨的塑料布，墙上嵌着带有大瀑布的山水喷绘，大门上贴着招财进宝的对联。我家还是传统式的起脊瓦房，比起四周的楼房显得寒酸多了。但我家的院子并没像别人那样全部硬化，土地上可以种菜种树栽植花草。一句话，一个非常普通的北方农村，一种十分平常的生活方式。

母亲每年秋冬去北京，清明节前回来。因为开车可以携带东西，这次回家顺便带回了母亲的那张肖像画。我把母亲的肖像挂在老屋的正面墙上，尺幅小了点，但位置很合适。看了的，都说像，有人甚至

以为那是一帧照片呢。我多少还有些自知之明,晓得自己是“二把刀”,乡里人很少见到油画,即使画得不怎么好,他们也不会说孬。

母亲在北京窝憋了一个冬春,如今回到自家院里,满眼里都是迫切的活,擦洗锅台,打扫房间,浆洗衣物,还想在院子里种些花生、地瓜、眉豆、油菜、南瓜什么的。她喜欢花草,乡村常见的菊花、粉豆花、姜丝腊什么的,每年她都要种一些,秋冬里留下种子,次年忘不了播种。有一种花叫转经花(近似于鸡冠花),据说痛经的女子用那种干花煮水喝了就好。大概有人向她要过这种花治病,母亲觉得于人有益有用,每年必得种一些。

母亲叫我在院里栽几垄地瓜几沟花生,我不便违拗她的喜好,就照办了。连接着房门的那个厅三面都是敞开的,只有两根廊柱做了支撑,我总觉得不够安全,而且一遇下雨那里就待不住人。因此想把它做成个有门有窗的亭子,刮风下雨都不怕,也无碍视线和阳光,来人来客坐在那里喝茶聊天,既可借得三面来风,又能直面满园绿色,不是很好嘛。不过土木之事向来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真要动工,得准备很多东西,水泥、红砖、门楣、石灰、麻刀,还要雇人,麻烦着呢。

建广请我吃饭,席间见到桂祥、桂荣兄妹。三十多年前我在朱隆中学教书时曾是建广那个班的班主任,现在他是市卫生局的副局长。桂祥是一位锐意改革、功绩卓著的传奇人物,在当地威信很高(他的事迹后面还会提及),我很尊敬他。喝茶时,我说到前些日子在滨河大道上突然产生的那个想法——希望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临沂的当代发展史。桂祥深表赞同,说地方性改革经验实际上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值得深入挖掘。他给我大体上理了理三十年临沂的发展脉络,说我如果需要采访谁,他可以帮着打个招呼。

我谢了。

龟 驮 城

10日上午，整理院子。积攒了一个冬春的落叶散落各处，地里有，墙根和角落处尤多，其中夹杂了大大小小的树枝。清理这些东西既需要耐心也要注意安全，有些树枝上的葛针刺很尖锐，如枣树枝、木瓜树枝、蔷薇枝条、皂角树枝等，一不注意就会刺破皮肉。我用小竹耙把枯叶和树枝划拉成堆，然后一篮子一篮子掬出去，放到门外的空场上。这样干了不到一小时，我就出了一身臭汗，衬衫领子都湿透了，此时才知自己已年过花甲，再不是当年那个发一声喊就能搬起百多斤大石块的汉子了。

邻居和子侄们见我回来了，大牛、老大、老四，还有西邻的风章都来帮忙。人多好干活，五六个人齐动手，不到中午就做个差不多了。母亲问我要不要管饭，大牛和老四听了，说奶奶这事不用你管等干完了再说。母亲年老体衰，自然不能操劳许多人的饭食，我打算做完了活叫村西头的小饭店送几个菜来，大家喝两杯。大牛是我弟弟的孩子，老四是我本家哥哥的四子，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壮汉。

大家坐在门厅里喝茶聊天，一边等小饭店送菜来。乡村的话题总是很散漫，说到哪里是哪里，彼此任意插话，驳论随时都有，像是不带地图的漫游。记不清是从什么说起的，不久就说到粮价。老大说：麦子一块钱一斤，稻谷也就多那么几分钱，多少年了就这个价，老是不涨，种地赔钱。老四看了看我，笑嘻嘻地说：上级光顾虑你们城市人啊，生怕粮食涨了价你们不高兴，就咱乡下老百姓没人管没人疼。老大埋怨他四弟：老是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呢？风章说：要是种地的人工也算钱，现在种粮食的绝对赔本，不信你看呢，咱村哪一个单靠种粮食的能把日子过好？老大说：谁谁能趁几百万。风章反驳说：他们

要是光种粮食不做生意，绝对存不下钱——趁不趁几百万就另说了。

对于这样的闲谈，我都是多听少说尽量不插言。看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就劝他们，现在大家毕竟都有饭吃有衣穿了，虽然钱少一点，总比吃不饱饭的时候强多了。老四说：光有粮食不行啊，必须得有钱，现在就是金钱世界，没有钱寸步难行啊！我说：当年你们兄弟五个就你爹一个劳动力，平日里稀的多干的少，连咸菜都弄不上吃的，现在到底好多了。老四笑着说：因为那时饭食不够吃的，所以我们兄弟几个都是矮个子，呵呵。

他们一直纠缠着为什么粮价这么低为什么政府老不肯把农产品价格放开，我就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剪刀差，为什么基本生活品的价格需要控制，等等。凤章说：咱农民老在剪刀的眼子上，难道说命该如此不能变了？老四讽刺我：大叔你是吃公家饭的，说来道去还是向着政府，不肯为咱老百姓说话呢。他叫我向彭德怀学习，勇于为民请命，向上级反映农民的问题。老大埋怨他：净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呢？

正喝茶呢，送菜的挑着一对食盒来了，这情景叫人想到宋明时代的世俗风景画。从临沂到旦彰街的公路在我们村西头拐了个弯儿向北去了，那里有超市，有小饭店，有煤栈和液化气站，还有一个专为祭祀做纸草的门脸儿，算是该村的商业区。我家在村东头，若是走去那边吃饭，要穿过整个村子，很不方便，大牛和老四就打电话订了几个菜。送菜的男子把食盒里的菜一一端上桌来，我把白酒啤酒搬出，随便他们喝。凤章不喝酒，老大本不肯喝，但遇到好酒时也能喝些。老四、大牛两个是主力，彼此劝酒，戏谑喧哗，很是热闹。

老四说：临沂城其实是个龟驮城，地下深处有一只神龟，那神龟平时安静，万一神龟动弹了，整个临沂城就得完蛋，一个也跑不了，现在盖的这些大楼都得塌。大牛开玩笑说：那一来四哥你就发财了是吧？老四和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兄弟——老大、老二和老五都是做废旧

金属生意的，常去烟台蓬莱一带收购废铁之类拉回来卖，家里的花销主要靠那点小生意。听大牛这么说，老四并不生气，只是说：要是临沂城遇到那种情况，咱就不拾破烂了，招兵买马弄几十条枪，首先去清剿贪官污吏，那些大人物的家里有很多好东西，随便收拾收拾就够咱吃的。大牛说：就算是占山为王也轮不到咱兄弟这样的老实人。再说了，扛了枪去抄家，难道不犯法？老四说：不仅不犯法，政府还得奖励咱几个钱呢，因为咱是帮助党和政府清除贪官污吏的，那叫替天行道，不是违法。大牛说：要是临沂城的神龟翻个身什么都没了，你收购的那些废旧金属卖给谁？老大说：净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呢？

对于城里人和城市生活，乡下人所持的态度较之从前显得更复杂了。虽然这里距城区只有十多公里，但乡下人觉得城里人是另一个民族，各自过日子，利益几乎没有融合处。每当说到龟驮城，总有人会联想到神龟一动墙倒屋塌的景象，说不清是希望如此呢还是担心那样。从前每说到这一点，那些平淡的话语中总带有一丝幸灾乐祸的意识。近年来这种情况稍有变化，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联系多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关系牵扯其中，有些人索性搬到临沂城住了，即如老大老四这些收购废金属的，也要将货物拿到城里去卖了才能赚到钱，城乡有了较之以往更多的交流。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有人说临沂城下边的神龟也要翻身，乡下人就觉得有点儿意思，因为乡村的房子即使倒了也毁不了多少东西，损失大吃亏重的还是城里人。现在不同了，没有临沂城，很多人会断了钱路，所以谁都不希望神龟贸然翻身。

那天晚上，我开始记录身边发生的这些琐屑小事。我意识到，这里才是真正的民间，他们的话就是草根声音。民间的声音即使不无偏颇，到底发自内心，不像报纸社论官员讲话那样堂皇富丽不着边际。多年